

李广的启示

历史上有许多事情不是一时能看清的。

小时候就读过汉朝将军李广的故事，说是智勇双全、尤其善射，古代诗歌中有不少的描述。而且他也体恤士兵。只是一直没有很好的封赏、后来反倒因不甘受辱而自杀，而且全家也在孙子李陵投降匈奴后被杀。每读至此，常常感慨，为何命运竟然是这样的，好人没有得到好报？

直到最近才对此有了更深的理解。这源自于《史记·李将军列传》中常常被人忽略的一段记述。

有的术士或修炼人通过观察天象的变化，可以预测和占卜人世间的吉凶祸福。李广就认识这样一个人，叫王朔，他有一次向王朔道出了自己的疑问，并问道：“难道我的面相就不该封侯吗？还是我命中注定的呢？”王朔说：“将军自己想一想，难道不曾有什么悔恨的事吗？”李广说：“我曾经担任陇西太守，有羌人反叛，我引诱他们投降，有八百多人都投降了，我又用欺诈的手段



将他们同一天都处死了。至今我最悔恨的就是这件事啊！”

王朔说：“没有比杀害投降的无辜之人罪过更大的了，这就是您不被封侯的原因。”

看到这里，也就不难理解李广一生的遭遇了。带兵打仗，疆场征战是情理之中的事，但如果滥杀无辜，则是大罪。

数百降兵就这样被冤杀是有悖天理的。对他们自身及家人造成的苦难是李广一个人还不清的，即使算上他的仕途挫折和平日体恤士兵也还不够，所以最后连家人的几十条性命也要搭进去。

佛家讲轮回，或许李广的一生还有前世的原因，但至少不难看出上天的安排是公正的。

由此，我们也能得到一些启示：当自己遇到不幸时，很可能是自己过去的前因造成的，要尽量善解方可摆脱。若是妄求、或继续行不义之事，则只能招致更惨的苦果。

类似的，当看到身边无辜者受冤屈时，如能相助最好，至少不要冷言相讥，更不能落井下石；否则等明白的那一天，报应到来时，就太晚了。◇

赵姨，五十岁左右的年纪，穿着很普通，却总是透着一种高雅的气质，从她的身材和容貌推断，她年轻时应该是一个大美人。

一次闲谈中，我说：“赵姨，您年轻时一定是个美人胚子。”赵姨呵呵笑笑，母亲接过话说：“你赵姨可不止是漂亮，家里世代书香门第，她父亲就曾任某市市长。”

我听了很惊奇，因赵姨夫是一个本本份份、其貌不扬的人，一直在工厂里做杂工，凭赵姨的条件怎么会看上他呢？我隐约觉的这背后一定有一段故事。

赵姨看着我又是呵呵笑笑，然后开口说：“小丫头又浮想联翩了吧？说起我的家庭，其实也没什么，许多的中国人都曾经经历过，说出来都象是听评书，刚开个头，你就要知道下文了。”

我生怕赵姨不说，忙说：“您还是说说吧，我很想听。”

明慧週報

副刊

第118期

2007年7月13日

无价之宝

有一年德国闹饥荒，有个富人把二十个穷孩子请到了自己家，对他们说：“篮子里的面包你们每人一块。以后每天这个时候都到这里来拿，一直到灾难结束为止。”

孩子们抓住这只篮子，你争我夺，都想挑最好最大的面包，可是抢到手以后，也没说一声谢谢就走了。



唯有衣着整洁的穷女孩费朗西丝，不好意思地站在一边，等别人拣完了，才过去拿了剩在篮子里的最小一块面包，谢了谢主人，回家去了。

第二天，孩子们故伎重演，还是那副饿狼扑食的样子，可怜的费朗西丝这次拿到的面包还没有别人的一半大。但等她回到家里，母亲切开面包的时候，里面却掉出许多白花花的新银币。

母亲很纳闷：“马上把钱拿回去，因为这钱肯定是错放到面包里了。”

费朗西丝将钱送了回去。但施主说：“不，我没有弄错。我是故意把钱放进最小的面包里去的，目的是想赏给你，我的孩子。记住，宁可拿最小的而不去抢最大的面包的人，将来一定会得到比放在面包里的银币更好的赐福。”

无私的品质是一种无价之宝，她使人的心灵高贵而又圣洁。◇

小小说 赵姨家的故事



赵姨说：“我父亲在文革前任过市长，文革一开始他就被整，成天挨批斗，不久我们全家被下放到一个很偏远很贫困的农村，在那里就更苦了……文革后，我们家又搬回到城里，他被共产党整怕了，不想再当官，还把我们的姊妹俩都嫁给了工人，怕是再成为镇压对象。我们家的家风就是必须得父母做主，再说我也知道他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现在看来，他的这番苦心是白费啦！”

“怎么说呢？”我说。

“我嫁了一个工人，既不是富人也不算穷人，一直本本份份的过日子，按理是没有可能会招惹共产党，可是就是因为得了风湿，久治无效，我炼起了法轮功，不久病就好了，于是一直坚持炼，谁会知道这又成了中共邪党镇压的对象？所以我说父亲吃了那么多的苦，也没有看透这个邪党，它是想打击谁就打击谁，只要是它当权，就没个好！”（接下页）

我和母亲都只是默
默的点头，赵姨接着说：
“提起年轻时的经历，有
两件事值得说一说，它影
响了我的一生。”

我一下来了兴致，听着赵姨缓缓
道出她家的故事……

“我的母亲是一个大家小姐，不
仅是人长的美丽、精通诗文，而且性
格温文尔雅。

父亲被批斗的时候，家里一下乱
成了一团，吃喝都成了问题，母亲从
来没有受过这样的苦，一时不知怎么
办，就在这个时候，当时造反派的一个
头头看中了母亲，并找她谈话，说是
只要答应他的要求，就可以“划清
界线”，就可以继续享受以前的生活，
母亲没有犹豫就回绝了。

后来我们全家都被下放到农村，
我当时才十来岁，哥哥和姐姐也都没
成年，我们被强迫干体力活，不给吃
饱，还要不断被侮辱，村长接到指示
就要拉我们一家去游街。在刻意的宣
传下，孩子们不但不和我玩，还常取
笑我，母亲不止一次的抱着我哭泣。

一位倾慕母亲容貌的市里干部，
特意来找母亲，说是只要离婚，她可
以马上带着仨孩子回城。母亲摇摇
头，那个干部说：“你要想清楚，要
不你会后悔的。”母亲说：“如果我
现在和你走，会后悔一辈子，如果我
留下来，只会后悔几天，最多是几年，
所以我觉的还是留下来对。乌云不会
总遮住太阳的，等有一天事情过去
了，我怎么面对他？情何以堪？！”

父亲知道了这些事情，非常感

小|小|说

赵姨家的故事（续）

动，他说在那无明的黑暗中，每每想
及此事就有了生的希望。

若干年后，当母亲回到城里时，
说的第一句话就是：“看，我们不是
挺过来了吗？看来没有过不去的火
焰山呀！”

九九年中共邪党开始迫害法轮
功，在铺天盖地的谎言面前，只要坚
持炼就要遭受酷刑折磨，我也曾茫然
过。那天派出所的警察让我签不炼功
的保证，我突然想起了母亲，想起了
她对那个干部说的话。法轮功把一个
疾病缠身的人变成一个健康的人，是
我的救命恩人，我能因为眼前的一点
利益，而违心背弃？当警察再一次问
我为什么不签时，我给他讲了我母亲
的故事，又说：我面对和母亲当年一
样的抉择，如果我签了，我将后悔一
辈子的。那个片警沉默了一会儿，
说：你回家炼吧，我不知道你也是炼
法轮功的。

还有一件事，那时我们已经回城
几年了，哥姐都成家了。一天我下班
回家，一进门，就见一个农民打扮的
人在沙发上坐着，有点眼熟，细看原
来是我们家下放那个村的村长，一下
火就向上窜，他把我们家害的还不
够？怎么还敢来我家？他的脸很艰
难的动动，大概是不知怎么和我开
口吧，我斜了他一眼，向母亲望去，
本来是杀气腾腾的想问问，可是接上
母亲的眼神又忙低下头，只听母亲

说：“这是你叔，怎么不叫
一声，这点规矩都没有了？”
我只好叫了一声叔，然后就
进自己的房间了。

隔着门，我听见那个村长说：

“真是……唉，我对不起你们全
家……现在又来麻烦您，我真是没办
法……房子、值钱的我都卖了，还是
不够……”

“别说那些了，都过去了，明天
一早你就可以办住院的手续去啦！”

第二天，村长一走，我就翻了，
等我吵吵着说完，母亲平静的说：

“我看见他也是心里一揪，但是想他
对自己所做的一切不会不记得，除非
是实在没办法啦，否则他怎么会登我
们家的门？细问才知道，他唯一的儿
子得了白血病……上天已经惩罚他
了，我们怎么忍心再做什么呢？”

后来知道那个村长不但没有留
住儿子的命，还欠了一屁股的债，几
年后也郁郁而死了。文革时，这个村
长对被下放的人们做了许多恶事，诸
如什么强迫长时间干重活、游街、开
会批斗，他以为他服从命令就没事，
天下是共产党的，可是他不知道上面
还有天，天理是公平的，结果没几年
就家破人亡了。这让我想到那些参与
迫害法轮功的警察们，你们也要醒醒
呀！别等着天来惩罚你！”

赵姨说：“母亲的善行，给她带
来了晚年的幸福，近九十岁了身子骨
还硬硬的，什么都能吃，儿女没有一
个不孝顺的，我想这应该就叫老来福
吧！”古人总说善恶有报，此言不虚
呀！（文/夏天）◇



上天已把警报拉响

七月一日上午十时许，河北保定市上
空，乌云翻滚，雷声大作；暴雨如同天河
决口，哗哗狂泻！

一条条闪电象火龙一样在黑暗的天空中穿行，一声声
霹雳象重型炸弹一样在世间炸响。老保定人十几年来从没有
见过这么大的雨，这么响的雷！人们愕然！

“咔！”又是一声巨响，惊的人们面面相觑，吓的气
也不敢出。就在人们惊魂未定、寒栗未消之时，不知怎的，
保定市的那个防空警报突然响了起来，“呜呜呜”的响了
足足有二十分钟。警报声伴随着惊雷声、暴雨声，把这个

中原古城笼罩在恐惧之中。原来是一阵霹雳把那个防空警
报器击穿，是老天爷把警报拉响了！响个没完没了……

明白法轮大法真相的人们议论纷纷：中共迫害法轮
功，这是连老天爷也看不公了；天要灭中共，上天把警报
都拉响了，快退党保命吧……◇

▼贵州省平塘县掌布乡“藏字石”风景区门票图案

